

68

76.7



女大  
善士  
伊利賽伯傳



西曆一千九百十二年



女大伊利賽伯傳  
善士

中華民國元年歲次壬子

上海廣學會藏版

# ELIZABETH FRY

TRANSLATED

BY

MISS D. C. JOYNT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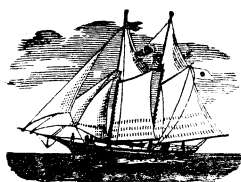
SHANGHAI  
CHRISTIAN LITERATURE SOCIETY

—  
1912

女大善士伊利賽伯傳弁言

以賽亞書。記耶和華與民立約。明瞽目。釋獄囚。諸異蹟。又耶穌誦以賽亞書。甫開卷。卽載有主之神臨我。膏我。及告虜者得釋。瞽者得明。瘡痍者得自由之說。凡此皆以見博厚高明。上帝無所私其覆載也。故屈乎兩大間而爲人。則當法上帝以行事。是書記一英國女大慈善家改良監獄。及社會種種之義舉。名曰伊利賽伯傳。彼爲天賦特性。願力宏大。俛焉以釋放罪惡。做覺冥頑爲己任。哥林多前書有云。望人之美。忍己之難者。伊氏有之。緣良知良能。盡人同具。閒有習非作僞者。未必盡汨其天良。氏以此不憚大聲疾呼。勸人行善。奈誨諄聽藐。畏難性成。氏無如何。惟畢智竭能。以自盡其一己應盡之義務而終。然則氏殆爲全世界之慈母與。吾人當五體投地矣。

壬子中夏英國節麗春序



女大善士伊利賽伯傳

目次

- |     |            |
|-----|------------|
| 第一章 | 幼年之教育      |
| 第二章 | 青年之抱負      |
| 第三章 | 適人後之行事     |
| 第四章 | 改良監獄之動念    |
| 第五章 | 改良監獄之規畫    |
| 第六章 | 改良監獄之實行    |
| 第七章 | 救正斬決刑法之熱心  |
| 第八章 | 利濟徒流罪犯     |
| 第九章 | 調查歐洲監獄及慈善事 |
| 第十章 | 著述之利用推行    |

第十一章 討論管理罪犯法

第十二章 家庭中之德行及教育

第十三章 推廣文字及善舉

第十四章 暮年口碑及王族交游

第十五章 升遐之哀悼

# 女大善士伊利賽伯傳

英國節麗春譯

仁和高獻箴述

## 第一章 幼年之教育

百餘年前。英國西界腦衛區 Norwich 一隅。治化頗盛。一、經濟之擴張。二、宗教之發達。三、教育之普及。地靈人傑。儼爲治化之中樞。其地風土勝麗。英王太子。嘗游覽該地。以遣興。其時徧腦之士民。爭欲飲讌太子。及隨從將校。以表其歡迎焉。

有伊利賽伯勿勒 Elizabeth Fry 氏。幼產腦地。賦稟聰穎。生性仁慈。見腦地監獄之黑暗。惻然中傷。久思改良。苦難措手。及廁身於樂羣教會。 Quakers 尤拳拳慈善各事業。家本業儒。世隸教籍。父若母咸以文學慈善名。教育幼孩爲其惟一主義。而於縫紉手工等。亦訓誨綦詳。其最要宗旨。則在敬畏上帝。內而思想。外而行爲。均合若符節。以此之故。不獨養成伊氏爲淑女。並造成諸子爲



大器皆名著當時。觀其母氏日記有云。『凡遇橫逆之來。我等不能處之泰然者。必其信道不堅。失所依據耳。彼夫書籍所載。率因仇教而逞辯論。不知爭我教之爲真。駁他教之爲僞。均不足爲依據。吾人所依據者。不在無謂之辯駁。而在誠心之感化。我惟熟計深思。規定子女平日之當讀何書。當習何事。以爲蒙養之權輿。譬行路者不能南轅而北轍。卽可知信道者當堅持其方針。故爲子女計。首宜堅其信仰。養其道德。方可無憾。而其時之宜猛省者。卽信仰道德與否。在一言決也。况生斯世也。不第在養成清潔之靈魂。尤在造就完全之智識。智識奚以造。先則致力祖國文字。次則旁及他國文字。藉爲研究之用。至數學實爲理數之本。尤足練習腦識。與史學地理學相埒。他若博物學。繪畫學。亦並蓄兼收之。雖小之如烹飪等事。有僕役代勞。不必躬親。而亦不可不知之。有素其處世方法。尤爲婦道之必要者。則溫柔之德。躬行者以此。教子女者以此。馭家人者亦無不以此也云云。』觀上所載。卽可知其家庭教育之良。與賢淑之

德矣。無惑乎子女十二人。他日均成偉器。又無惑乎伊氏之愛戀母親。瞻依罔極也。

伊氏之誕。爲一七八〇年。世爲腦望族。母氏顧復。無微不至。其相依如命。一遇母疾。則伊氏躊躇備至。蓋彼爲體弱膽怯之人。性又寡言笑。明於內而闇於外。不欲造次發言也。年十二喪母。卽自理世務。已足徵其不凡。然亦其母之家庭教育。有以致之。性善解悟。強而且速。灼然有主於中。惟年少時。好議論是非。每爲人所短。及長。取舍之辨甚嚴。固亦由好議論是非之所致也。

大抵腦人習尚。不外兩種。一以游目騁懷爲務。一以虔心信教爲務。而伊氏之願望。則不於彼。亦不於此。觀其自述之日記。可知矣。其言曰。我年已十七矣。自問今歲爲進步乎。退步乎。覺目前之事務紛來。而性質則未化。時或有紕謬發見。仍執拘而不能悔。我自今其堅持主義。戰勝此妄念。以立於正大之域。毋與手足啓嫌疑。毋假修飾博美觀。毋誇言詞以失實。毋縱宴樂以自娛。毋偷安且

夕以墮志氣。毋笑詈他人以傷感情。非者務去之。是者務存之。以爲後日處世之指南。蓋其目的固自有在也。

據上所述。在表面視之。惟自省其過而已。無事業之表見也。孰知他日之犧牲身命。効力義務。爲他人所不及料乎。蓋彼之推食解衣。視人猶己。自少時生性有然。然於及笄前。尙不免有游戲徵逐之情。及其年長。則覺昔之解衣推食。殊不足擴張其欲望。遂以博施濟衆。興養立教爲務。是猶播種於心。遞推遞衍。後迺有茂好之結實也。

## 第二章 青年之抱負

吾人不能謂伊氏於十六年後。視十六年以前。其行事判爲兩人。實則彼自幼而長。日進高明。有可斷言者也。嘗有某會友詣氏家講道。氏耳聞之餘。大受激刺。聲淚俱下。頗爲他人所訝視。平日氏庸有外鶩。獨於此後則無暇消遣。惟虔心於信教。是誠難得而可貴矣。其日記有云。我夙知有至尊之帝。鑒臨於上。自

聞某教友言。內省愆尤叢集。不容不矢戰兢也。甚願自後堅持此心。以從事於信教。然其親猶恐氏立志未堅。特遣游倫敦 London 之各劇場公園。以試其有無嗜好。孰知氏則謂此等繁華之區。均如夢幻。不足以實獲我心。其屏絕塵俗。雅尙真潔之概。亦可見矣。雖有時氏亦赴倫敦。以自嘗試。顧其日記有云。余往倫敦游玩場。遇多數學士往來。頗不寂寞。最後遇一篤信講道者。示以來日處世之方針。實足爲余之導師也。因決計離此無謂之遊戲場。專心信道。覺一切縱情聲色之舉。不啻汨亡其道德。縱人生行樂。亦屬恆情。第必信仰聖道。行有餘力。始不妨暫作消遣計。若一意任情游玩。則甚足以沮潛德之進修也。嗣是遂熱心爲樂羣會教徒。該會崇實黜虛。屏絕酒肉之徵。逐氏入會後。惟兢兢以悔惡改行。扶困救貧爲務。遇有無教無養之子女。則或謀其生活。或謀其教育。而常若弗及。並同時創辦一公立學校。以盡教養之務。其行誼良足風已。

第三章 適人後之行事

氏年十九尙待字。有某教徒。系出望族。嘉耦也。父及妹姊行。咸以有家風。詎氏意不在此。惟以公益爲務。而絕不爲一身計。嗣經族人屢勸。遂於年二十賦子歸。從夫往倫敦。整理家政。翕然以內助稱。

氏既處倫敦。常於穢巷中覓窮苦小孩。代謀教養。惜人情叵測。常僞爲乞丐。以售其欺。而實惠之。及於窮民者蓋寡。氏以是常不愜於心。未幾祖父歿。氏卽匿居鄉間。操理家事。恆以事務繁瑣。紛其信道之心。鬱鬱不樂。識者謂此正上帝儆醒氏心。畀以成就大事之機緣也。

氏平日以普及女學爲務。撥一己之餘屋。作公共學校。以之教養女孩。其後裔亦繼承先志。辦理勿替。迄今校址依然。入學者均免費。所以利濟窮民者甚大。此外又有醫院。普濟院。相繼成立。幾於無一民不得其所。人盡德之。惟氏性黜。僞崇眞。雖慈善事業。提倡良多。決不欲有所表彰。以炫於世。烏虜尙已。

#### 第四章 改良監獄之動念

倫敦有一最大著名之獄。名 Newgate。氏於一八一三年。親往該獄察視情形。思設法拯救之。凡在罪徒。莫不感激。其景狀彷彿馬太廿五章卅六節所云。我饑。爾食我。我裸。爾衣我。我在獄。爾視我也。當第一次赴獄時。見內有隘室一。拘禁女犯三百餘人。有已定讞者。有尙待質者。有應罹重辟者。有應輕減者。均不分軒輊。局置一室。凌虐萬狀。慘無天日。亦有小孩產自獄中。使自幼卽見此違法之惡習。不以爲奇。殊出人意料外矣。蓋當日刑法之酷虐。已達極點。約計處決之辟。名目繁多。有三百餘條。凡罪犯之在獄中者。不特食不甘味。衣不蔽體。夜不安枕已也。甚至飲食起臥。麇聚一處。啼飢聲。號寒聲。疾病呻吟聲。均達戶外。見偶有人蒞獄訪視。往往哀乞以求助。或有入焉者。則必遭罪犯之強索。以此人咸視爲畏途。惟氏則坦然無懼。昂首直入。謂我果以仁愛待人。人奚必加害於我。旣入。則見獄之四周。獄吏慮罪犯之逃逸。一一均繫之鐵柱。其有外援者。則乘間私逃。無外援者。率餓以待斃。故赦者常少。羈者常多。遂使獄無隙地。

而疫癘又不時傳染爲害。眞無異黑暗之地獄矣。氏察視畢。卽毅然以改良監獄爲己任。閒與他人言及。則均謂茲事體大。非可以旦夕幾。不謂柔弱一女子。他日竟得達改良監獄之宏願也。

是時氏亦明知爲難。第迫於拯民水火之念。而不容自己。昔哈華托 Howard 早思改良此獄。因歷年既多。狃於牢不可破之積習而中止。惟氏則百折不回。親赴歐洲各國。調查監獄醫院瘋病院設立之章程。與夫改良之由來。以爲參攷。其孤誼苦心。亦可見已。氏又思拘禁罪犯。爲懲前乎。爲毖後乎。彼刑餘之犯。釋放後故智易萌。或且變而加甚。在設獄之爲用。無非欲懲其前惡。而使之更新。今也欲罪犯之靜思已過。而僅禁其喧譁。或束縛其肢體。使之不得自由。或嚴刑酷罰。以儆其將來。法非不嚴。要皆非治本之策也。治本之策。莫如使之更新。廣設立習藝所。使人人有可謀之生活。而得免於竊盜。則獄且雖設而無用。彼舊日刑法。多屬於絞流二者。絞則絕其自新之路。流則驅爲化外之民。均不

得謂情罪之當。至如某地特別暗牢。儼同隧道。穢溼薰蒸。蛇蝎麇集。拘禁者恆數萬人。又或鑿巖石爲獄。使與鳥獸並處。或桎梏罪犯之手足。使行乞於市。以償獄費。種種苦虐。罄竹難書。以致罪犯之疾病者。凍餒者。死亡者。自盡者。獄吏若罔聞知。無怪一般人民。咸斥立法之不善。大聲呼籲。使朝廷不得不惕焉。垂詢。交法律院作爲議案。其時議決者爲二問題。一、涉於嫌疑無罪者。卽行釋放。且免其獄費。而貧民歷年之重負。可以釋。二、理刑官須察視監獄。設法改良。而全國無數之生命。可以救。吁。何其幸也。然非氏之鼓吹先導。不爲功。所異者。他人遇此等事。多難色。而氏獨不憚其煩。他人成此等事。必自負。而氏獨一無德色。詎非難能而可貴者耶。

### 第五章 改良監獄之規畫

一八一七年。氏卽欲實行改良 Newgate 監獄。維時正值法國革命。人人思亂。首領拿破崙 Napoleon 方擾亂歐洲。各聯邦亦禦侮之不暇。更無餘力。提議監



獄之改良。及拿氏拘鳥。人心稍定。英國政府。爰思整理監獄。與民更始。其所議者。一隔離男女。以維風化。二灑掃獄室。以重衛生。氏與姊妹。行慈善性成。遂於同時組織女校。教養罪孩。以爲入手之基礎。而又躬爲教師。不遺餘力。然一入罪孩叢集之所。見若輩之冥頑不化。常自歎感化之末由。及察視他獄之中年罪犯。則更強項異常。不可理喻。以是心常鞅鞅。在舊時之獄吏。遂謂氏立法之無效。然氏聞之。仍不少氣阻。於是各獄吏感其熱心。願爲將伯。氏之戚若友。或慨捐巨金。以爲改良之費用。氏爰發起女獄改良會。會中要旨。以預備女子之教育生活。與信宗教。重感化爲主義。而使女犯之悔過而自新也。故邑官獄吏。均贊成之。惟慮罪犯之不率教已耳。氏以此故。盡智竭慮。務欲得一誠心嚮導之法。而使各女犯之悅服從命焉。

整理會務已畢。某日會議。官吏士民。貴婦名媛。咸與斯會。亦足徵該會之發達。氏率女犯。環立聽講。其宣講宗旨。注重於女犯之從命自新。所頒布之法條。計

十有則。一 設女總理一人。掌管全獄事務。二 教女紅以謀生活。三 禁行乞、立誓、挾恨、交鬩、喧譁、謔語、閱邪說淫書等。由女總理通告之。四 友人造訪。則託付手工品於班長。以毋曠厥工。五 每班次中設長一人。共設十二班。長管理之。六 爲班長者。必擇有德行學問者充之。七 班長見不率教、不守法則之女犯。則申罪於總理。并揭示罪狀以昭懲罰。八 班長不守規則。卽行斥革。由衆公舉。九 每屆晨九時。晚六時。宣講聖書。聽講畢。卽各就居室毋紊。十 女總理於每日。檢視各人所作手工之勤惰巧拙。筆諸日記。再行賞罰以作懲勸。宣布畢。衆女犯卽紛紛而散。氏之謀興女工者。先則爲各犯自贍衣食計。次則以其有餘。充作售品。以助會費。因其事之創辦完善。故漸推漸廣。然改良監獄事實。爲商會及地方團體應行籌辦之事。故氏復函致商會及各團體會員。二次會議。其時各會員見女犯等均態度靜穆。大受感化。而所謂女獄所。竟成極大之製造廠。有益於工商者甚大。故咸願助

理之。且甚佩氏之大有作爲也。後氏又推廣會務。使真理會會員。亦管理女獄。助其發達。各會員亦熱心臂助。不遺餘力。惟願氏於改良監獄事。日益宏大。不狃於 Newgate 一隅焉。

氏性謙卑。其日記中。無一語道及己功。而惟他人記載中。則誌氏事甚詳。有云倫敦商會會員。常往 Newgate 監獄察視。某日見會議廳中。氏宣布法條。狀甚沉靜。後又檢誦聖經。朗朗可聽。其時各官吏來者甚衆。氏暫行休講。以作周旋。經人叩其休講之由。則云會場中秩序稍紊。始行休講。以示從容。其持大體也若此。蓋氏之行事。一方面激勵女人。使注重道德。一方面激勵官吏。使注重地方公益事宜也。故氏之名譽。馳布遐邇。新聞紙類。靡不記載氏事。惟氏性質。至爲高尚。恆自策猛進之行爲。不暇計外來之榮譽。其日記云。余甚懼共見共聞之事。爲一己驕縱之敗德。惟祈上帝遏抑余心。以躋於勞謙之美德耳。蓋其靈魂尙真潔。視世人之褒語。不特無謂。且增惶汗焉。

第六章 改良監獄之實行

氏之改獄事業。震鑠全國。各大吏均委幹事員。察視辦事之成績。與氏之行誼。孰知氏勇於任事。而復謙讓未遑也。委員謂氏曰。君所作事。與官吏熟商否乎。氏曰。自行試辦耳。未會商也。所定法則。雖未盡善。而尙協於進行。余未嘗酷待女犯。呵喝女犯。且不敢誇言己功。惟視改良監獄事。爲無可卸之責任。余將本溫厚和平之意處置之。余在獄中提倡女工。甫十月而所製衣服。竟達額至十二萬襲以上。亦足徵女工之發達。使若輩不至病閒。又得以貯蓄也。余又勸若輩誦讀聖書。亦靡不虔心信道。委員謂勸讀聖書者何爲。氏則謂欲若輩悔惡改行。遵聖經訓語。實力奉行也。余雖不能強若輩信仰真理。然皆自行感化者爲多。委員復察視他處獄室。氏卽指斥 *Newgate* 之獄地狹小。安能容此多數之罪犯乎。委員叩以每人容地應若干。曰面積約需六尺。男女分乎。曰宜分類而居。寢室應若何。曰不可使聚集一處。以防賭博。氏復謂某日。余於獄室中

見伊等賭博。卽勸告曰。賭博爲無益有損之事。不可再試。伊等卽以賭具呈繳。又一人呈繳賭具。狀甚戰慄。余喜伊等之速於感化。卽持賭具當衆焚之。某日余見一女犯衣服不完。持衣贈之。彼喟然曰。我今絕望矣。主婦若贈我以聖經。固較贈衣爲尤榮也。余不圖昔日怙惡不悛之女人。今乃信道若是云云。各委員聞言而退。亦甚欽氏之辦事條理井然。無間言焉。

獄旣改良。人人循分率教。猶野獅之化爲馴羊。盜賊之化爲使徒也。以此之故。人人稱氏勿衰。卽貴如王后。且敦請氏詣邸第談論。折節訂交。蓋亦欽氏之行誼卓卓而出此。故一時在宮中窺見者。咸謂后之於氏。溫意周旋。爲實行平等之先聲。破除階級之創局焉。氏之傾動一時。亦云盛矣。

然正於同時。氏因周旋后與大吏。管理稍疎。各女犯卽縱酒行樂。浪費工貲。氏卽嚴禁飲酒。特設肆於獄中。售物品果品。以供罪犯之取求。惟不得售酒。以杜飲者之有亂德性。氏之用心。亦良苦矣。

氏改良 Newgate 監獄。部署已完。復率其弟昆戚友等。往各地調查他獄。所至之地爲蘇格蘭 Scotland 該地監獄。黑暗尤甚。罪犯幾盡患瘋癲。禁錮終年。不得一出。無衣無食。慘不忍言。蓋在獄中者。非病瘋癲。鮮有不自刎圖盡者。故吾人於此等黑暗事。不忍見之。亦不忍言之。此中之種種苦虐。無可呼籲者。惟上帝聞之見之。氏之熱心調查。拯人如己。殆不啻代表上帝以行事者歟。

第七章 救正斬決刑法之熱心

氏見斬決爲至酷之刑。且爲樂羣會教徒。尤不忍目覩此事。務以感化氣質。不至放辟邪侈。蹈斬決之罪名爲希望。氏蓋視人猶己。見他人斬決。不能恝然也。誠以一死不可復生。處以斬決之刑。則三尺之爰書既下。親朋之慰問無由。是猶驅可以生還之人。而迫之於死路也。詎不痛哉。然在察視他獄時。計同日斬決者有四人。此正英國政府。誅求不已之時也。故雖以微細罪名。亦處以斬決重典。某年罹斬決者六百七十八人。其生者非死於獄中。卽流於絕域。嚴刑峻

罰。蔑以復加。以此之由。人見有不法等事。不敢控諸法廷。而一以恤生命爲主。故事主不敢控告。獄吏不敢上聞。無知之氓。轉有恃無恐。惟所欲爲。致盜竊橫行。赭衣滿道。由是持改良刑律議者。莫不主張輕減。改斬決爲流刑。或演說以詆之。或載論說以譏之。或作滑稽畫以諷之。其他文人學士。或發議。或著書。靡不駁斥此事。當事者知人心之所趨。輿論之所向。漸擬改正斬決刑法。使毋枉縱。以確當其罪名。然在某裁判官極端反對。謂徒流不如斬決。此輩爲刑餘之犯。司空見慣。故智易萌。改爲徒流。則散處他方。是猶播種結因。必日臻而月盛。有著名滑稽畫師克勞愛向喀。Cruikshank 不安於緘默。自記其詞曰。五十八年前。英國行用十元紙幣。其時僞造者多。偵知者則斬決。或徒流。無定刑。余經過 Newgate 監獄。見有無數斬決者。詰其由。則因行用僞幣故。余意頗不謂然也。余察視紙幣形狀。其下註明此票不得摹仿。其中繪有緝犯架。并緝死者十一人。右角上印有 Britannia 字樣。字上繪有一死者形狀。字之四周。

又復繪以無數之窮民。幣之四隅亦繪有十二鎖鍊之罪犯。幣之式樣雖奇。而實易於摹仿。是不啻使人民試行摹仿。而速其斬決也。故其時縊刑手有戲語曰。際此銀幣易於摹仿時。計惟鑄造現幣。不用紙幣。或國家蠲除斬決刑律。我始承認作銀行之經理乎。同時報館主筆亦採滑稽畫登載報紙以諷當事。嗣後不復有人偽造紙幣。或行用偽幣而以身試法矣。

或云英王曾將斬決人犯登諸日記簿上。見斬決人數過多。心常不樂。耿耿於懷。遂時與廷僚商酌善法。各士民亦稟請官吏。議自今後宜改正斬決條例。非殺人者不死。其時氏尤熱心救正。蓋氏家曾業銀行。深以爲慮也。見此等不正當之刑罰。是猶爲宗教殉身者之死於非命。情烏能已耶。然際此嚴刑峻罰時。不獨氏主張輕減。卽英王及各大吏與夫下議院。靡不欲蠲除此酷刑。惟上議院則竭力反對。謂偽造國幣罪名重大。決難輕減也。以致改決爲流之說。仍梗於議而不能行。夫死者不可復生。斬決罪名何等嚴重。今乃不分軒輊。若縱火



圖竊者斬決。盜羊者亦斬決。造僞幣者斬決。行用僞幣者亦斬決。甚至披肝瀝膽。忠告君過者。亦不略述原心。而同處於斬決。當日之用刑。何專橫酷濫。至於此極耶。

### 第八章 利濟徒流罪犯

英國在昔刑法之酷。除斬決外。又有流刑。氏當日見無數女犯。發往英屬澳大利亞 Australia。此輩發往他國。幾無生還之想。故每况愈下。一無知恥且格心。而理刑官又不以人道待之。用車輛乘載之時。羣犯畢集。爲衆目所共見。氏思若此情形。大失國家之體制。故特設法。改乘適觀之車。密閉罪犯以全顏面。并派有聲望之貴婦二人送之。以激勵女犯爲善之心也。其時輸送之女犯。計百二十八人。甚至畜類亦同時輸送。該犯等麇集一處。私相計議。謂我等既罹大辱。惟有習於下流。變本加厲。以洩其忿耳。

氏赴罪犯船內。勸該犯分十二人爲一班。每班舉長管理。使有約束。又勸各犯

勤習手工。所製就之女紅品。即可赴戍所。作售品。以資費用。事爲商家所聞。且各輸送布匹絨線針帶等品於船內。以濟要需。氏之勸各犯爲此。有二結果。一則使各犯爲勤勉之人。二則補助各人之經濟。而不虞缺乏。始時。氏勸教手工。各犯均不從命。繼乃知氏厚意。心悅誠服。手工而外。氏復教各犯以讀書製鞋縫紉等事。凡有益身心。有資補助者。氏無不教之導之。循循善誘。不憚其煩。可謂毫髮無憾矣。

越二日。船已開行。氏回倫敦。念及船中各犯。究未知能循分率教否。心常耿耿。故氏於船未開行時。不憚一方面祈禱。一方面講經。用以啓迪各犯。其在啓迪各犯時。氏則外狀雖嚴肅。而內性甚慈悲。一般水手見之。亦大發宏願。不敢虐待各犯。而各犯更不忍與氏捨去。多有泣下者。

及船已開行。氏無奈。惟默祝上帝之呵護而已。船既抵澳。有人信致氏云。澳洲刑法不正。致君所創議之良法。均歸無效。其大旨云。在新聞紙登載云。君欲使

各女犯爲賢婦。慶更生。熱忱宏願。超佚儕輩。我因此不得不函致於君。君局量寬宏。行事果毅。不逾數年。定卜復蘇民困也。我在此思改良刑律。垂二十年。但終無效。一八〇七年。我回歐洲。卽信致英政府。甚言刑法之黑暗。又致信上下議院。主張建造大廈以容納罪徒。然均無效。以致沉沉黑暗。各犯均無屋可棲。無衣食可覓。不得不流爲竊丐。有數犯拘廷審訊。供云迫於飢寒。無奈而爲此。蓋亦實情也。我甚喜君居倫敦。近帝京。勸王爲善。較資得力也。君若設法。使徒犯慶更生。則在屬國必感君高誼。否則屬國人與英人。均痛惡英政府矣。英廷以失察故。而使刑法不善。已先據於過失地位。遑論人民乎。尙望君好自爲之。氏閱信後。卽曰該犯等徒流在外。必擇一人善管理之。或有所統率乎。至是而氏之心。益眷注於流犯矣。

氏常乘船詣澳。問候罪犯。途中屢經風濤險惡。氏不爲懼。氏見各犯之苦虐。常引爲一己之憾。蓋羣犯中有患病者。有圖盡者。有不勝其痛苦。昏暈不省人事。

者。流徙在外。苦不可言。而頑梗之氣質。亦復加甚。其中惟有 Newgate 獄中之女犯。受氏教養。氣質馴良。不可與他犯同年而語。故人稱爲 Newgate 女人也。彼等勤習手工。且貯藏成績以供人評閱。致一時水軍將弁。對於氏之教手工事。咸竭力助之。實則可謂船中之講授手工。爲當日水軍將弁之創舉也。氏於是時函致澳洲哈巴脫城 Hobart town 之官吏云。人之違法。率由失教。養所致。應請撥地獄三分之一。建設學堂云云。船抵埠時。城內之檢查官卽入船。檢查各女犯之品性才能。視各人所長。委以各事。又云。擇品性良者。充作家僕。又發令製備標誌之衣服。用以示整齊之模樣。實皆氏函致官吏。先事要請之功也。

英國罪徒發遣之船。每年載往澳地者五六次。每當發遣時。氏必親行詣船。慰問罪徒。勸令爲善。且教以虔心信教。各女犯亦願爲教徒。蓋經氏反復開導。而知生前雖遭刑辱。或可圖來世及上界之快樂而爲此也。故氏之周旋若輩閒。

實不異天使之鑒臨也。

當日水軍大將曾有信致他人云。時有兩船同日開行。一船載三百餘人。氏與威廉惠抱福司 William Wilberforce 同往船中。慰問罪徒。共申祈禱。二人者。實具慈善之特性。非他人所得比擬。氏讀聖經。尤覺誠懇。故各犯及他人。靡不感激涕零云。

氏筆記中有云。余於一三八四年。曾勸倫敦理藩大臣。派賢明公正人員。辦理輸送囚徒等事。且須加意矜恤。豁免舟費。以利濟貧民。又船抵埠時。須派醫生。檢查各人。有無疾病。先事綢繆云云。以此知氏之熱心慈善。不遺餘力。其後果逐漸改良。克副所望。亦可謂有志者事竟成矣。氏之教養女犯。造成賢婦。每年輸送屬國者。約六七千人。實大有利益於屬國。然據其自述之筆記。及與王后握談時觀之。則固謙謙未遑。不敢自負。婦才婦德。兼而有之。巾幗偉人。當推氏爲巨擘焉。

第九章 調查歐洲監獄及慈善事

世人行事。若已達平素之目的者。則必稍息其仔肩。氏則不然。目的雖達。而期望無窮。不敢一日偷安也。故於倫敦及 Newgate 之監獄改良後。復赴英國北部各省。調查監獄。又於各省設立女獄巡察會。擇貴婦名媛爲推選會員。以冀漸推而漸廣。一時風聲所播。波及歐洲。聞氏建樹如夢甫醒。羣欲改良。以蘇獄犯。氏之功業。洵可謂震撼大陸矣。

氏思人之習非。大率迫於無奈。故懲罰其罪惡。誠不如防止其罪惡。防止之法。既得。則後來之教養。亦易於設施。爰於一八三八年。偕樂羣會教徒往法國。調查巴黎 Paris 之大監獄。以實行防止罪惡之法焉。始至之日。無暇部署各事。惟事禱告。次日。卽往謁法首相熟商改良策。後復往巴黎各監獄調查。各囚聆氏之言。大受感動。求氏速行設法改良。氏卽在巴黎設立改良監獄會。委女董事考查情狀。以爲入手之基礎。復往謁法王及后。與各大臣。會議改獄良法。改

孜不倦。氏回倫敦時。歡送者甚衆。氏沿途贈人以聖經。用作記念云。氏在倫敦開會集款以作改獄之費。俄頃卽集貲一萬元。事畢。復往歐洲各國。考查醫院、瘋病院、疫病院、貧兒院之情形。見多有辦事疏漏之處。故病者及幼孩。常罹疾病死亡。氏入貧兒院。見各兒哀啼。甚爲酸鼻。勸女董改良一切。而女董謂院中各事。率由舊章。不能更改。且言之甚有愠色。蓋法人信仰天主教。與樂羣會適反對。聞氏之勸令改良。講述聖經。一則辱其國體。二則水火其宗教。故也。

其他有某監獄所禁之犯。頑梗異常。從事考查。非勞兵士保護者不得入。人數約一千二百餘。氏入後。見有少數人不勝其桎梏之苦。勸獄卒暫爲解釋。正於其時。氏遇三五樂羣會教徒。該教徒之祖若父。曾因信仰聖經。反對法王。致遭殺戮者。故後裔亦熱心信仰。縱經挫折而不改其初衷。氏與若輩邂逅。故甚爲投契也。

氏與教友調查時。聞罪犯有終身充苦役者。心實難忍。又見該犯等手足束縛。絲毫不得自由。度入夜亦不能安寢也。在法國瑪賽利 *Marseilles* 有女改過局一所。外則由女尼司閤。禁人出入。氏佇立於外。徘徊久之。一日。氏往謁女總理。祇許氏候門外傳言。不得進內。且對氏云。局中定章。不得令該犯等讀書識字。且不准傳遞紙筆。緣若輩或通信外方。而有劫獄逃逸等事也。氏無可與談。卽行離局他往。然心甚懊喪云。

後氏年力就衰。自知生命有限。而効力慈善之思想益熱。一八四〇年。其兄偕氏往歐洲。進謁各王。商辦獄事。氏見德國某獄。囚犯四百人。多罹酷虐。情罪恆不相符。心常不安。某日致信姪女云。德王對於改獄事。甚爲熱心。特請余等在宮內商榷善法。王與后款禮優待。談笑甚歡。余見宮廷佈置。頗極精美。王族等亦慰問溫存。備致繾綣。彼等置簿記於案上。詢余姑母以改良監獄之事宜。以待採錄。余姑母對之甚詳。述畢。卽行禱告。所讀者爲以賽亞五十八章第六



節所云爲強暴所拘繫者。當縱之自逸。釋人重負。伸人屈抑等語。余堅請王與后允姑母虔心禱告。祝上自王與后。下迄獄中罪犯。均一律荷上帝之眷顧。享受安寧。王與后均首肯。亦足見其敦睦鄰誼也。

當日有一事。最足使氏愜意者。卽法王嗣後。設法保護新教徒是也。氏見法境內。常有多數罪犯。係經天主教徒逼迫而羈禁者。又聞有因信仰基督。致觸舊教徒之怒。刦奪其資產者。氏常引以爲憂。故進謁法王。卽利用時機。娓娓進言。使王豁除此例。并與某教徒熟商再四。解決意見。書明信內。遞寄法王。王展閱後。卽復信致氏。謂讀悉氏言。仁愛之念。躍躍紙上。知必被聖靈感動。乃有此保護教徒之熱心也。云云。

氏筆記中。載有數語。令人讀之增感。卽自述余將赴上界。不能不盡智竭慮。勉爲上帝之事務是也。以此之由。氏雖年力就衰。仍旅行歐洲。推廣慈善之事業。蓋氏無一時忘主所囑託事。卽無一時不厯念民瘼也。

氏偕大兄赴歐洲時。所至之地爲海牙。Hague 荷蘭王甚爲歡迎。氏由王族帶領朝覲。與王談約一時許。氏必不忘改獄事。相機而進言也。荷蘭王太子及多數王族貴胄。均契重行誼。投刺謁氏。商酌改獄事宜。亦云盛矣。

氏聲名卓著。雖游歷歐洲。無暇歸里。實不啻凱旋而榮歸。蓋其旅行德普時。歡迎者甚衆。雖親王旅行。無以過此。且氏所至之地。靡不分贈說帖。言改獄事之不宜緩。故人民皆謳歌而誦德。後由德赴丹麥。Denmark 丹后極意歡迎。整備氏寓。頗爲周至。氏與王若后飲讌時。氏卽乘機要求。一須豁免逼迫新教徒之舊例。二須改良監獄。三須釋放西印度羣島 West Indies 之奴僕。王與后均認可。其飲讌時。氏居中。王左后右。寵禮有加。故氏筆記。常自述夜則居蓬屋。日則出入邸第。何若是之不相符耶。

氏注意公益。不圖利祿。其家信所述。多自謙語。嘗謂世人之優待。余不敢居。惟乞上帝指示。拯救世人而已。氏有一信致孫女云。余等昨與普魯士 Prussia

之王及后飲讌。談次。聞王已規定禁止逼迫教徒事。余喜溢於眉宇。后見之大笑。余見王族等起居飲食。雖甚尊貴。然亦不豐不嗇。適得其宜也。余出邸第。不料候余問訊者甚衆。余驟覩此。不覺形狀甚張皇。惟祝上帝感化若輩之氣質。緣此中人良莠不齊也。余俟王與后。握余手送別時。余又相機進言。勸其利濟貧民也云云。

一八四三年。氏末次往巴黎。聞該地辦理監獄尙完善。心甚悅。其時各國君主。聞氏提倡改獄事。亦熱心效尤。甚至各官吏。各士民。靡不條陳此事。設法改良。爰分別情罪之重輕。定相當之處罰。而使毋枉縱。是時氏年六十三。垂垂老矣。回倫敦經瑞士國 Switzerland 時。雖目覩跳舞、賽馬、公園等之遊戲場。氏皆毫不注意。惟默禱聖靈呵護人類。使一切景象。日形發達而已。然在巴黎人民。見氏之淡泊爲懷。不喜徵逐者。甚爲駭詫。或謂其有神經症。要之皆未深得氏心。百般議論。亦曷足怪。天下惟同情者。而後有感卽通。能悟其用意之所在。氏惟

思想過高。故盡人難窺底蘊也。設自幼游歷五洲。不廁身於教會。恐或不免於外。然氏固植基誠實者。且一意以教化人類爲主。他人不知其用意。致來求全之毀。實則氏之蘇息民困。爲世間最大之事業。亦應受世間最久之榮譽者也。

### 第十章 著述書之利用推行

據上所記而言。則知氏之對於改獄事與衆不同。觀其所定規制。即可知其規畫之周密矣。蓋微論何地。氏常宣布己意。坦示於人。以此之由。氏特著述一書。詳誌改良監獄事。其設題爲設立改獄之議會應如何。女董之職守應如何。分別男女之罪犯應如何。遵守學校規則應如何。學習女工應如何。醫生檢查應如何。期滿釋放後應如何。綱舉目張。秩然不紊。觀此書。即可知氏之務實率真。確守樂羣會之教宗也。

氏勸勵各女董。不僅注意改獄事。又須注重於醫院、瘋病院、普濟院等之慈善

事業。故嘗云汝等調查三院時。須具極慈悲之態度。平心靜氣以對待他人。蓋人皆有幾希未滅之天良。卽無不可勉爲善行。是宜具和平之手段。作對待之行爲。然於和平之中。仍宜寓嚴肅之意。庶使人可愛而亦可畏也。又見罪犯時。不可詰其過失。恐彼生羞惡心。轉多諱過飾非。重增罪戾。至刑法與情罪必相當。必不可有心偏護。致壞法網。縱今日刑法甚酷。我等固不能顯然干涉也。氏之頒行所著書。實爲議院改良刑律之根本。其書中分別罪犯。約爲四等。各按情罪輕重處置之。

甲等爲初次犯。尤宜畧迹原心。曲加矜恤。并宜雇臨時獄卒。優爲管理。以養其廉恥。

乙等情罪稍重。管理宜嚴。然須時施訓語。使之奮勉遷善。躋於甲等。

丙等人數最少。法姑不錄。

丁等罪惡最重。刑罰宜酷。然不可失足用爲善之希望。須不時教化。冀其遷

善。

觀上四級所載。第爲大略之章程。其餘又記明各犯肩章。須刊有等級標誌。與簿冊上所載相符。卽一切寢具坐具用具。亦均有等級記號。以示識別而免爭奪。其所以若此者。欲使各犯受紀律之教化而漸習於高尚也。各犯所欠缺者爲道德。故氏於各犯人賜聖經一冊。以備誦讀。其他又教以讀書、識字、習算、手工等學。蓋均激勵以勤務。而振作其志氣也。夫感化之大要。不在勸其信仰何教。而在勸其養靈魂。懲惡行。與顯其真實之行爲也。氏嘗規勸女董。教各犯以縫紉紡織等事。且須按時作工。不得間斷。其有不從者。亦須強之。其有蠻橫逆命者。更須罰充相當之苦工。所有盈餘工費。由女董代爲收藏。使釋放後得謀生活。此中有二結果。一則有母金之貯蓄。二得服秩序之勤務也。要之管理女犯。宜出以仁愛。而不宜嚴刻。雖在獄中。應禁止其豐衣玉食。然於寢室臥具等。最宜整理清潔。以重人道主義也。

氏著此書時。適政府改良徒流之條例。其條例如下。

一 凡徒流女犯。年在七歲以下者。均可慎重輸送。甫生之孩免。

二 由獄室抵輸送所。各女犯不得桎梏手足以示體恤。

三 派醫生檢查疾病。

四 給各犯以標誌之憑證。使抵他國時。得謀生計。

綜上項觀之。實無異新刑律之成立。亦即可謂此成立之時代。由氏新造者也。蓋氏之改良要旨。悉視情罪之大小。爲確當之懲罰。不敢謂刑期無刑。惟此後除滅大逆不道者而已矣。

一八三二年。氏往議院。演說獄中最良之制度。大率本於所著書。而畧參以他意。最要者。卽分析起居。使各犯日間往來。夜間分離。免致叫囂也。氏又答復議員。謂女犯由女董管理。擇資格老成。品性嚴重者充之。若有外人入室視犯。則祇允端重之婦人。而不允無行之婦人。蓋欲其薰德善良。勉爲他日之賢婦也。

第十一章 討論管理罪犯法

當日有多數議會。係討論改獄事而設者。氏常請各會員顧談。商酌事宜。然各會員多藐視氏。而氏則沉默不亂。所持言論。條理井然。其抱持之主義有二。一討論刑律之若何改良。二激勵罪犯之信仰宗教也。

某日會員。熟商罪犯在學堂之要點。氏答云。余視第一要義。即使罪犯之信仰基督也。余調查監獄之先。早行信仰聖道。緣改良監獄。責任重大。各犯信閱聖經。足以啟發其冥頑。而默化其氣質。聖經所載。無非為啟發罪犯之語。亦無非使罪犯改過自新。由推倒而再行成立。大抵感化習俗。首在拔除惡根性而爭自濯磨。故政府大臣。與社會人民。首宜宣講聖經。使全國人遠惡而嚮善也。氏駁斥刑法有二則。卽一禁罪犯言論。二令罪犯獨處也。凡人不得言論之自由。則束縛太甚。愈無道德之思想。久之或成爲冥頑不靈物。若令罪犯獨處。則較束縛言論害尤甚。緣上帝立意。准生人酬酢往來。交換智識。此實爲自然之



天演。若令獨處。則無指導之良師。必更萌放肆邪侈之思想。可斷言也。故氏所著書。卽記贊成罪犯獨處與反對者之說。用資比較而知取舍。其贊成者有四說。

一 與惡人共處。則習非成是。殆如疫病之傳染。欲防此弊。首宜分居。

二 罪犯獨處。則無羣居終日。言不及義之病。

三 獨處者久。則靜思已過。雖悔過於前。懲惡於後者。人居少數。然未始無此希望。

四 人當名譽毀壞時。務思掩飾。若令同處一室。則更行羞忤。或有所激而愈爲不善。故必令其獨處。或可補過於將來。

其持反對意見者。亦有六說。

一 謂囚犯獨處。則獄卒之虐待。人不聞見。而各犯無觀摩之師。必日溺於迷途而不返。

二 自行檢束己身者。能有幾人。烏得令其獨處。不加防範。

三 罪犯獨處。則獄室既多。獄卒亦增。耗費款項。不可計數。

四 罪犯獨處。則知覺運動。均行束縛。久之消化器。感覺器。依次損壞。促生命。患瘋疾。在在可虞。法國某寺院。某年有多數僧人。罹瘋病而死者。卽此故也。

五 罪犯因受辱而思欲洩忿者。爲普通之根性。若令獨處。則更思種種不規則之行爲。以圖逞。

六 獨處之獄制。必不令讀書。不令習工。一旦釋放。必無以謀生活。反之則既習工藝。復改惡習。此後成爲良民。不其懿歟。

綜上兩說觀之。罪犯獨處之利與害。亦不待辨而自明矣。

氏注意獄室。頗爲周至。某日有信致某獄官云。君所辦模範監獄。甚爲美備。允足副營造師之名稱也。就禮拜堂而論。則崇宏軒敞。屋宇中設通風管。以流通

空氣。各獄室又備有蓄水筒以資洗濯。衛生室內。置有搖鈴。以作罪犯疾病時。顧問調理之用。亦可謂無微不至矣。惟余所不愜意者。則在各獄室之光線黑暗。與神明示我光明之意適反對。在獄吏自謂獄室黑暗。亦稍符懲戒罪犯之意。然徒使若輩生無謂之恐怖。於事理上毫無實效也。夫國家所定之律法。服官者均不得擅改。奈何既秉國鈞。往往任憑己意。擅改獄章。此則良可浩歎耳。其他爲余所不愜意者。卽各獄室嵌窗之玻璃。均爲不透光體。使各犯不見天日。於衛生上大有妨礙也。夫光熱空氣之流入。較獄中酷法之改良者。尤爲緊要。今欲使罪犯之改惡贖罪。豈置之暗室中。使之成冥頑不靈物。而轉可變化其氣質耶云云。

氏在瘋病院。見管院者酷待瘋人。頗爲不樂。以此常函致列國君主。勸令改良院章。俄王屢接氏信。頒示各大臣。商酌善法。迨逝世後。他人見氏日記。則恆載有與各國君主。勸令改良瘋病院之書信。苦心卓誼。於此見矣。

氏臨歿時。有近侍俄后之祕書員。致信於氏女云。請汝函告我后。言明汝母之改良瘋病院事。當爲我后所樂聞也。緣汝母練達老成。所持言論。多和平而兼寓誠意。我后於一八二七年。曾信告汝母。謂前有表章入奏。言明政府管理瘋院之情形。與五十年前之地獄無異。俄王頗爲動容。亟欲改良云云。離俄京十五英里。有最大之公園一所。我后以之改築瘋病院。煩汝母速來參觀。教正種種也。此院兩旁。造有巨室。如鳥翼狀。每一巨室。計需費一萬五千鎊金。俄王又捐助三千鎊金。作布置獄室四周鐵柱之用。各罪犯之膳品膳具。亦異常清潔。各犯坐食時。我后常察視一周。檢查食品之能適口與否。各犯恆起立。歡聲致謝者。醫生之致謝亦然。緣獄中優待瘋人。病既輕減。易於醫治也。

一日我后進院。見一瘋婦瀕死。卽檢約翰福音三章十六節。上帝憐愛世人。犧牲己子。普救世人等語。展誦之。某醫生方謂爲無效。詎婦忽啟目曰。甚佳。甚佳。后問欲繼續展誦否。婦頷首者再。以此知神聖之足以感人也。其後俄王又賜

院中以各種風琴。使瘋人行樂。可謂無美不備矣。夫處置瘋徒。最宜仁厚忍耐。汝母務實棄虛。對於瘋徒之要請。靡不踐約以昭信用。故我王與后。談及院事。咸願汝母泣俄。襄理院事。卽各大臣。亦表同情云云。

噫。氏之堅忍果毅。百折不回。實首推古今女界之鉅子。改良監獄之問題甫達。改良瘋院之事業又成。豈惟於氏有極大之名譽。抑亦爲戚族增光也。

## 第十二章 家庭中之德行及教育

氏生平以皈依救主爲惟一主義。然前所記氏事。多屬社會之義舉。氏於此中奔走旁皇。固已不遺餘力。惟在家庭間之克盡母道婦道。與夫鉅細之責任行事。從未表彰。今試論之。氏適豪商。在家措置一切。均確合乎分際。且又確合乎家長及教友之職守也。平日沉靜自安。一無德色。對於禱告。尤爲熱心。無論外象之憂喜。財產之得失。均所不計。所計者。卽守篤實之美德是也。觀其日記。常自覺有謬誤之處。朝夕省過。緣熱心太過。居心太謙。乃有此景象耳。然其自視

歆然。固亦生平之特色也。

適人後一二年。尤虛心自矢。特自設問答詞。誌諸筆記如下。一 汝今對於上帝。對於世人。忠於事乎。抑稍有私意乎。二 汝今值事務之紛來。自問能靜鎮否乎。有時榮奉一己乎。抑崇奉神明乎。每逢魔術試探時。能有堅持之定見。乞上帝之賜救乎。三 汝能鞠躬盡瘁於所事乎。抑溫厚和平。圖他人幸福。而不圖一己乎。對於母道。能否於鞠育顧復之餘。使子女依賴母親。服從訓誨。而不爲禽犢之愛乎。對於主婦之道。能否矜平躁釋。懲戒奴僕之過失乎。對於婦道。能否以忠恕宅心。己不欲而勿施人乎。

觀上所述。知世間罕有若此之實行省過者。氏殆有良師良傅。指示其迷津者歟。氏念慮誠懇。而操守端正。公以待人。虛以律己。不啻揭一己肺肝。貢獻於上帝也。其日記云。余見主人虐僕。甚不謂然。要知人之待我奚如。當視我之待人爲

準。雖在奴僕生性。近則狎。遠則怨。然必有善法處之。主僕之分。雖高下不同。但不能蠲除其階級。而不妨融和其意見。世間主僕。常有因誤會意見而主或陵下。僕或誹上者。皆非正當之對待。要之爲奴僕者。宜設身處地。曲諒主人之爲難。爲主人者。雖不宜疏於失察。然一宜愛人如己。二宜於上帝前。視主僕之合爲一家也。

氏出巨族。育子女十有二人。氏於是時。一方面効力於社會。一方面保養其靈魂。其責任何等重大乎。雖人之於氏。有阿諛者。有指斥者。而氏則方寸不亂。儼若有天使之隨在指示焉。子女多人。受氏相當之教育。故及年長而皆成偉器。惟有一事。卽某年第七愛女。甫五歲而患重病。病僅一星期。而狀況甚淒楚。并足顯氏之義方有訓者。其時氏屢爲女病請禱。云我女若合上帝意旨。則乞其病日以痊。否則乞上帝救護。使我女毋忤上帝。後女溘逝。氏卽感謝上帝。謂釋放幼女之靈魂。得以遠離孽海也。又記云。上帝全知全能。其挈我親愛幼女。育

於我家。旋引起上界。使之生有所寄而死有所歸乎。女年雖幼。賦稟特慧。而性之賢淑。又若經聖靈之感化者然。臥病床第。僅一星期。所唱讚美詩無算。其詩均云上界甚有光榮。人之逝世後。必與上帝同在。故病雖沉重而心甚愉快也。病間忽問余曰。我愛母親。甚於他人。我愛萬能之上帝。甚於我母。我尤望母親愛萬能之上帝。甚於愛我云。此正患病三日後之言也。詎不奇哉。及臨歿。余見其苦痛難忍。乞上帝赦罪釋放。忽覺余女身體舒展。似有上帝呵護者。余以此感德上帝。沒世不忘也。後余思女情切。不勝其苦。繼念女與上帝同在。即余與上帝同在。外象雖愁而內心頓慰。其時余夫見余。百般勸慰。頗極相憐相恤之意。子女輩及戚友等。亦苦心勸慰。使余心漸就平安。殆亦上帝所賜者歟。其後各子女均在學肄業。氏常函致各人。婉言規勸。其致女信云。余甚望汝等之勤習學科。以慰父母。亦甚望平日所學。於家庭有實在之利益。庶在家庭施美備之行爲。在社會盡正大之義務。且得偕余詣監獄、醫院、瘋病院。相助爲理。



也。現惟祈汝等勤於求學。獲實在之效用焉。其致信於幼子云。汝等離家求學時。第一要義。當恪守教規。每日起臥。須循例禱告無倦容。屆師傅宣講聖經時。尤宜靜聽。每遇星期。雖在遊戲中。當不忘主賜之休息日也。第二要義。翻閱聖書。不可不勉力行善。然汝等多不注意。且庸有自欺欺人處。此種惡習。最宜懲儆。是當始終自戒。免致心無主持。最要者。人我之間。不宜稍分畛域。彼夫小孩之採花摘果。隨在拋棄。卽爲敗壞公德之權輿。莫謂細事無傷也。要之徇私害公。微論大事小事。均獲咎戾而不能赦免。且細行不檢。大事可知。無論幼孩壯年。均不可蹈此惡習也。其他有致長子一信。則期望尤殷。緣彼將畢業而授室。在卽也。又不幸而適逢厄運。卽氏夫所業之銀行。驟爾倒閉也。第在此事。有足顯氏之操守者。夫人平日與王公貴族往還。不幸一敗塗地。能無愧怍。然氏則處之泰然。所慮者。則在人誚其信仰上帝。一旦事業失敗。不得上帝之援手也。故因是而信仰上帝之心。愈益鞏固。正如約百十三章十五節所云。雖上帝戮

及我身使我失望。亦必毅然自辨。以白我冤也。故是時氏寄語於長子云。余實不欲告汝。以此次危難之事。然余不得不感謝上帝。緣余子女輩。戚友等。均因經此厄運。竭力慰余。使余心頓慰也。

氏以厚德賜人。故人亦思報之。其時家產蕩盡。離大廈而賃小屋。人多憐之。惟賴各子贍養。此情此景。詎不可哀。回憶改良監獄。成立醫院。瘋院。貧兒院等。慨助巨款。而今則何如。然氏家雖中落。而學校醫院等。則依然存在也。撫今思昔。其何以堪。在昔沙克皮爾 *Shakspeare* 有言曰。人之患難。非單獨而至。於氏驗矣。蓋氏於是時喪幼女。遭失業。而孝養承歡之長子。又因處境厄逆。鬱不得志。驟遭奇疾。醫藥無效。其他各子亦患病。爰有多數人致信於氏。再三勸慰。有

威倍福司

*Wilberforce*

者。致信於氏語。尤為確當。彼云。君所遭厄境。實足為

獲益之證。君昔為信教徒。宣示上帝意旨。今雖遇厄。亦當安命樂天也。

在他人之不信道者。見氏遭此奇厄。必謂信道之不足恃。而威氏則謂有此奇

厄更足顯上帝之用意也。世間惟篤實信教者始有此奇厄。緣彼堅持宗旨。信教之心不爲外物所奪。非庸人之易於搖惑也。故其信云。我最親愛之友乎。遭此厄境。處之泰然。我不能不欽佩雅量也。

當日新聞紙所載。曾規勸世人繼續氏志。慨助金錢。辦理諸慈善事業。是時氏年力愈衰。懊喪逾分。其日記云。余心甚悲。余淚欲枯。余處此厄境。幾蠖屈而不得伸也。及一八二九年。氏復由長子所居室搬入小屋。與子女同處。鼓舞志氣。強自振作。謂我處此境遇。心尙坦然。緣人生所要者。在虔心信道。飲食起居。與一切外境。微論優劣。均不足擾懷也。故氏遭境雖困。而不改其讚美之樂。其姪女有筆記云。余姑母心甚自得。縱聞不良之消息。在他人或不堪其憂。而彼則始而憂。繼而釋然。其殆不怨天。不尤人乎。故一腔慈念。用能感化囚徒也。惟彼心有主宰。故雖處黑暗之境遇。而有自燭之光明。他人縱爲敗類。亦必竭力懲戒。使之自悟。而不至絕望也。

夫人之會議論說不足據。惟日記所載。則純任己意。故多由衷之言而足資引證。是書之恆採日記者有由也。其筆記云。匹配爲生人要事。家庭之快樂。例不可缺。然最要者在伉儷之篤。家庭之事故。多由反目而來。故締結婚姻。莫若任男女二人之自行擇配。以冀志同道合。或可永固其愛情。夫締姻之要旨。原不在家產之計較。而在二人之道德上。感情上。能永久契合否也。

氏年既老。思得一家庭歡會法。是會也。非圖倫常之快樂。而在集合誦經也。其信致子輩云。每屆集誦聖經時。須內省諸心。能盡瘁社會之義務否。集合之前。每人先錄平日心得之語。誌諸筆記。臨集合時。得以公同討論云。

世間惟篤信上帝者。始無徇私之病。氏篤信上帝。道德粹然。故雖適人。而不忘懷於母族。且惟以公益爲務。而置家事於緩圖也。惟其熱忱流露。故無論何人。或遇憂喜等事。靡不詣氏家。請其教益。氏遇他人患難疾病等事。亦視如己事。必細心設法。代爲排解。使之處置得宜。惟自計則欲然自足。不求美備。縱年力

就衰。家况蕭索。氏亦安貧樂道。處之自若。故就其氣體而論。雖年損一年。而其靈魂之清潔。則年進一年也。臨歿前數年。道德尤純粹。是猶金屬之投火。愈灼熱而愈磨練也。

### 第十三章 推廣文字及善舉

氏所作事。不僅監獄學校病院等。更有無數事。足以顯其仁愛心者。卽某日氏見緝私巡兵。多無學識。特設藏書樓。使兵士入內閱書是也。氏嘗患不眠症。某夜出外。見一巡兵獨往獨來。以防偷稅。憐其執役之甚苦。越數日。氏乘馬車抵埠。又見有緝私巡士。不絕往來。氏欲與談。苦無其隙。緣定章緝私者須勤於服務。不能與人閒談也。且局卡常設僻靜之所。來往阻梗。氏熟議再三。計惟送閱書籍報紙。俾兵士得以排悶也。因是信致聖書會中人。卽廣贈聖書於兵士。局卡督辦。卽函致氏。深謝厚意。後逾十年。英國各埠。均設有藏書樓。蓋昉此也。然助茲事之成立者。爲國務大臣奧少珀。Lord Althorp 彼曾設立最大之藏

書樓一所。聞氏此舉，深得同意。故勸英王於各埠設立藏書樓也。且輸送書籍，免其稅費，以期推廣焉。然在氏志，不域於小，卽於兵船內，亦設有藏書室，以資人觀覽。其後此風盛行。某年夏假時，偕夫往鄉間，見有牧羊者，不識不知，情殊可憫。亦設藏書樓，以便利之。後又組織女報，開通女界之風氣。成立善堂，普濟無告之窮民。嘗云：我以柔弱女子，安能肩此鉅任。我惟乞上帝臂助。緣我愛世人。上帝尤愛世人。我乞上帝佐我聰明，賜我才力，俾成諸事。

此外又設立女看護會，擇青年女子學習看護事宜。又遣往某地習醫。其有勤習醫學者，加意獎勵。又設立婦女社，普濟貧婦。擇年老婦人董其事。而各看護婦女醫士、女董等，均熱心義務。所得薪金，咸願捐助會費，以資擴充。則皆氏誠心之感人也。宜國家特錫賞典，以褒獎之。

第十四章 暮年口碑及王族交游

氏命名震寰宇。凡各地慈善事業，靡不由氏提倡之而成立之。故有多數女子。

信致氏家。以揚盛德。其中最著名之女子有二。一名海訥莫。 Hannah More

一名瑪立愛其華。 Maria Edgeworth 一八二六年海氏信致氏云。我甚願

與君一圖良晤。但微論此後之得晤與否。終有目的得達之一日。緣上界有公同安樂聚集之所。我與君均有此希望也。瑪氏則誌其事於月報。謂一日我往

Newgate 監獄。經行無數陰沉獄室。而卒抵一宏大之講堂。講臺上置有聖

書。男女入後。默坐不語。俄頃。氏亦入。衣服樸素而狀甚誠懇。各犯亦魚貫而入。衣服均清潔。前列均係幼孩。故位次不紊。此輩女犯。不久即按期徒流者也。氏檢誦聖書。清朗可聽。各犯屏息靜聽。甚有淚下者。至觀各犯容貌。亦均誠懇。無欺飾狀。疑此中無一敗類者。然氏對我曰。此中人雖良莠不齊。然今皆感化從命。又云各犯均挈有幼孩。孩且變化氣質。故母親更不得不默化也。氏禱告畢。囑伊等退回。遂一律魚貫而出。潛回原所。其後氏引我赴各獄室察視。見無人不勤習手工。且成績甚佳。駭曰。若輩乃有若此之巧技乎。而實則氏之教養有

以致之也。

其後普魯士 Prussia 仿氏良法。區別男女獄室。漸圖改良。他若丹麥 Denmark 德意志 Germany 奧斯馬加 Austria 均仿氏良法。依次踵行。不啻以間接行政。擴充氏業。澳洲并信致氏云。前次輸送之犯。早抵敝國。業爲若輩設一極大製造廠。使盡人工作。其中以謀贍養。廠中章程。商酌妥善。罪犯約分三級。視其行爲品性之優劣。作相當之勸懲。英國大臣對於屬國之管理罪犯事。頗極熱忱。足見英政府之遠馭屬國。規畫盡善。適足激勵各地。踵行良法也。

船既抵澳。澳政府遣人照拂。使罪犯各得其所。且命管理員妥爲安插。而各罪犯亦謹守規則。不紊秩序。允有自治能力。堪爲客籍之良民也。惟有一事抱憾者。卽澳洲人民。知輸送之罪犯衆多。一時人浮於事。必喜入廠工作。貪其價廉獲利。不以人道待之也。內有一女犯。致信英廷云。本地各廠主。任意招徠罪犯。充作廠工。且惟利是視。不以人道相對待。英國第一次派遣之調查員。入廠察



視計工作者五百五十人。任令各犯自由。無紀律而無教化云云。氏聞此消息。卽致信於政府議院。各大臣。各議員。亦信致澳洲各埠工廠。云須禁絕此風。爰設法先設學校以教之。俟其學行完備。始准入廠作工。另有巨船一艘。艙內作爲講堂。抵澳後。往各埠搜尋罪犯。招致入內教之。限六月爲修業期。不滿期者。不得應他廠工作。此則氏所設立之良法也。

愛爾蘭 Ireland 京城之女監獄。係氏所首創改良。爲他獄之模範。故國務大

臣。嘗記氏事云。我赴該地女監獄。見各犯形狀靜穆。頗守秩序。固足徵女總董之德足化人。管理合法。然尤足徵氏之誠感女董。故依次而歸化也。氏今往矣。其行事之明敏。固已有口皆碑。最善者。係擇賢明之婦人。充任女董。該女董等景仰氏行。所有事務。固悉奉氏爲圭臬也。不寧惟是。卽在冥頑之罪犯。得氏之誠意勸導。猶且革面洗心。潛移默化。何況高等之婦乎。氏有移風易俗之美行。故逝世後。人之尊敬施禮者。有加無已。以視敕封徽號。無以過焉。

曾見有數犯。合致一信於氏云。我至尊貴之女施主乎。我等敢謹書數言。以誌盛德。前屆會期。我施主未荷寵臨。想係患病所致。然不利於我等多多矣。我施主之來臨。猶日光之照耀。拂拭塵垢。指示迷津。於我等甚獲利益。亦甚願馳驅奔走。顯我等感謝施主之心也。我施主之德。大莫能容。我施主之仁愛。實與我等以無窮之希望。惟祝努力加餐。前程珍重。緣施主之健康與否。於我等有極大之關係也。我等遠適他國。行將有日矣。用敢同書數言。以誌感謝。且甚望曲加鑒宥。恕我等之唐突呈詞。我等臨別贈言。情何能已。惟有竭誠祈禱。祝施主永享遐齡。蓋施主之壽命。實於我等細人。大有影響。當視爲至珍者也云云。另有一信。係抵澳徒犯所致於氏者。彼云我尊貴之主婦乎。設立各會。仗義救人。我不能不記載大德以誌感忱。我主婦固指示我之迷路者也。一八一七年四月。我主婦初次祈禱。語語真切。耳聞之下。不啻刺我之心。我自視如浪子。主婦教之誨之。得以祛邪而就正。我初入獄時。至爲黑暗。及聞主婦語。覺上帝之真

理與訓示。在在照耀我心也。我徒流異域。雖狀似虜辱。至爲可憫。然我一日不與上帝爲鄰。卽一日不求釋放。緣軀殼之釋放易。靈魂之釋放難也。速解我刑具乎。我將趨赴上界矣。耶穌代我流血。我必求與耶穌同在。請主婦將我意宣示大衆。使知主婦平日信道事之不虛也。并望我主婦致意於各女董。各女犯。言明我之永赴安樂土也云云。然不第此也。當日上自英王、太子、貴族、大臣、議員等。下暨平民。靡不樂道氏事。謳歌誦德。亦足見仁心之入人深也。

一八三一年。維多利亞 Victoria 尙爲公主。其時英國王家。咸熱心於善舉。公主亦然。氏信有云。三來復前。余往公主家拜謁。見公主和藹可親。無驕貴氣。余卽聲訴奴僕之苦況。冀青年公主。贊成釋奴之事也。余見公主虛懷若谷。故敢於進言。遂云余甚望公主。服從上帝。師法耶穌以行事也。約西亞八齡踐位。法大衛以行事。公主年已及笄。故甚望法耶穌以行事也。

次日。余贈書於公主家。是書卽余兄所記謹守聖日之約規也。另有信附致之。

未幾。公主復示。請余赴邸言談。余喜甚。喜得乘機進言。而初非炫示王族之往來也。余料公主。異日必爲女王。不得不勉其爲善也。

一八四〇年。公主果爲女王。贈氏以五十鎊金。作養老之需。且屢請氏赴王宮。Buckingham Palace 談論。氏日記云。余偕兄往王宮。后卽垂詢余以查攷歐洲監獄之事宜。并與余以五十鎊金。作養老之需。余旣蒙盛賜。心甚感謝。余不得不相機進言。請后祈求上帝。祝福利於全國人民焉。

一八四二年。倫敦府尹夫人。邀氏飲讌。各王公均與會。惟后不至。邀赴宴時。氏猶豫未決。繼思。值此時機。得以勸行改良監獄諸事。故如約而往。其日記云。余與多數大臣遇。若勸以改良監獄。若勸以改良各會事宜。若勸以改良屬地之管理罪犯法。余自投刺入。及飲讌時。余均討論事宜。不稍休息焉。

其後適普魯士 Prussia 王赴英。係代子行洗禮。詣英廷作證人者。抵英後。先往氏家造訪。蓋不忘氏來普時。提倡慈善之事業也。夫以柔弱女子。熱心義務。

奔走數萬里而遙。宜乎動王公之傾慕也。普王邀氏至。駐在行轅內言談。約其會食。王不卑不抗。誠意可親。知氏廁身於樂羣教。屏絕酒肉。徵逐之陋習。特罷飲祝之典。會食時。惟相與言論以盡歡。次日。偕氏赴 *Newgate* 監獄。察視一周。各犯見王及各大臣參觀。不免張皇。而氏則仍率其沉靜之梗概。循例作讚美禱告。且對各犯。謂有全世界之主耶穌。同蒞此獄。汝等何事張皇也。普王聞之。深韙其言。參觀畢。王與氏即握手相偕而歸矣。

氏日記云。普王與倫敦大臣蒞余家。余率闔家人歡迎。旋引普王至客座。余率八壻八女長子及七子。與夫孫及孫女二十五人。一一晉謁普王。王亦依次答禮。相見以誠云。會食時。王色甚歡。食罷。氏即虔心祈禱。祝普王普后。及全普國人民。均荷上帝之眷顧。受莫大之福利焉。臨別時。普王亦答氏厚意。祝舉家之人。蒙上帝之寵錫云云。

第十五章 升遐之哀悼

人之生斯世也。百歲光陰。危如朝露。微論熱心事務。或偷安歲月。均於無形中。消耗其精神。然正當勤務之消耗。愈於優游卒歲者多多也。氏有生以來。所作事業。不啻挾無數兼人之才力而爲之。用能發揮而光大。他人從公稍暇。不免休息其精神。氏則於休息時間。籌備生後之措置。一息尙存。此志不容稍懈。氏實有之。由及笄年迄四十八。其間所遭境遇。悲歡離合。不一而足。然其所抱宗旨。正大光明。始終不變。臨歿時。有云。余自十七齡聞人講道。大受感化。余無論或晝或夜。醒悟事理者甚多。從未有若此之真切者。余於此時。知人生第一要義。卽當守若何職務。侍奉上帝也。此感化心。逐漸擴充。乃有今日確實之信仰云。

氏所行事。義聲卓著。故其時王公貴族。道及氏名。莫不肅然起敬。不特一家之人。或葭莩之親。咸願仿氏事以樹之的。卽推至議員。或教友。聞氏議論。亦莫不心悅誠服。相率而實踐其言。惟氏天性過人。視世人之推榮。外來之名譽。均在

不足計較之列。且謂聲望愈高者。則責任愈重大。至理名言。令人折服。雖觀其外狀。樸素自安。無甚奇特。而實則爲人格純全之母範也。

一八四二年。氏體甚頹唐。往海濱某兄家。靜以養疴。其日記云。余甚懼偷安歲月。有類廢物。思之恐怖。幾成瘋癲。良緣氏熱心義務。終日旁皇。不自暇逸。乃有此設想之微言耳。其後氏之五孫。相繼而亡。一孫甫歿時。氏卽召集闔家人。好言撫慰。同祝福音。一時三世同堂。環聽氏訓。亦甚可人意也。事畢。氏卽往法國辦理監獄。未幾回英。又遇哀耗。卽其至親愛之兄嫂逝世也。氏與嫂甚莫逆。嘗偕行游歷辦事。嫂既逝世。不數年而氏亦相繼歿。嗚呼。痛已。彌留前。尙擬赴教會議事。赴禮拜堂講經。苦於手足痿痺。心甚抑鬱。乃強自振作。憩息輪動之病牀。使人曳往禮拜堂。以遂夙願。闔家人相率尾隨。恐其猝遭溘逝也。不意詣堂後。增益精神。宣講聖經。娓娓不倦。而爲他人所不及料者。所演講之問題。卽約翰默示錄十四章十三節云。我聞天上有聲音告我云。汝誌之。自今信主而死。

之人必獲福利是也。且謂身體易腐化。而靈魂則永久不滅。人當堅持宗旨。思務永久之大事。毋務目前之瑣事。基督教友。固有莫大之希望也。云云。講禱畢。議會旋散。逾數日。有人勸氏搬往他宅。意欲遷地爲良。免致病魔之纏繞也。氏誦聖詩二十三篇四節。所云我雖經死蔭之幽谷。亦不避艱險之說。以諷之。且云上帝愛我周至。決不加害。我雖陷重淵。上帝必力爲援手。何事恐怖乎。

惟是時氏所最恐怖者。卽其家內遇傳染之熱症是也。雖延醫生診視。多無效。長子次子相繼歿。家遭多故。不免抑鬱難堪。益增氏病。然尙強自節哀。故其孫女有日記云。余祖母迭遭喪子之哀。母子之情。原不能已。然其信賴上帝。較甚於愛子。哀痛之餘。嘗默念上帝。用以自慰。且謂生寄死歸。亦固其所也。惟其篤信上帝。故雖屢遭拂逆。常自慰而兼以慰人。故其日記有云。橫逆之來。有加無已。余甚恐怖。惟乞上帝垂憐。俯納余爲罪孽沉重之僕。使余之信仰不衰。且得眷顧闔家。上叨福佑。讀其所記。亦可見其信心矣。



未逾數日。又遭氏最愛之姪女。及最莫逆之姊丈名 Sir Thomas Fowell

Buxton者。相繼逝世。其姊丈固臂助氏熱心行事者也。因而更增氏以喪失之悲觀。然於無限淒楚中。轉使氏萌遊神上界之思想。而不欲俯息於塵世。故其致信於女會董云。余所親愛之友乎。余於無限愁楚中。雖有神遊上界之思想。然念及獄中囚犯。常依依不去諸懷。余誠求上帝。使君等痼癢在抱。教誨囚犯。得以悔過自新也。余又乞上帝完全君等之令名。不至辦事隕越。耶穌爲吾人之主。彼有久大之希望。指示吾人一切者也。惟願示君等之迷津。堅君等之熱心。襄理公益事務。不稍暇逸。庶今而後跟蹤上帝。得以圖永久之福利云云。

一八四五年。氏往母家。覓幼時游玩之舊址。訪當年相偕之舊友。撫今思昔。不禁有觸於懷。是時命衆人曳休憩車往禮拜堂聽講。已亦宣講熱心信教。有如是者。且其記憶力甚強。宣講時背誦聖經。一無遺漏。人大奇之。又越數日。復返倫敦。各大臣均問候起居。氏常強自振作以周旋之。離氏家不遠。有極大之某

會堂。每年會議一次。是時氏病雖篤。不能與會。會員常往氏處請益。故其會中討論之記錄如下。

余等多數會友。往氏家環聽其演講。是使會友不集於議會。而集於氏家。事成創局。宜乎使氏之快心也。觀氏身體雖頹。而腦力加健。故彼所指陳之事。盡情剖晰而無遺。述及基督教待人語。尤娓娓不倦。會議旋散。氏邀余等留家會談。余等見氏歡迎時。和藹可親。不啻天使教之也。余等臨別時。氏亦誠敬握手。且出諸自然狀態。不假強爲。恐此係末次之會晤焉。

彼時獄既改良。各女董感氏熱心。常察視監獄。小心惟謹。代氏行事。冀以稍慰氏心也。氏經家人苦勸。遷往海濱養疴。見所設立之藏書樓。又念及巡士緝私之苦。頓觸舊懷。蓋氏年雖老。思想不衰。終日欲利濟他人。於心耿耿。故其後終患腦痛之病。竟爾溘然長逝。使闔家之人。悲悼逾恆。傳道十二章有云。身自塵土來者。仍歸葬塵土。靈魂仍歸給上帝。氏於此時驗之。卒之期。爲一八四五年。

十月十三日舉國盡哀。如喪考妣焉。

從哈華托 John Howard 及多數改良監獄人。創議以來。以迄於氏時代。始得達完全改獄之目的。故昔時罪犯。常著書詳述改獄時之終始。內有一犯所著書。尤掛齒頰。名曰五年行刑之苦役。Five Year's Penal Servitude 彼蓋苦心孤詣。幾經寒暑。始得告成此書也。彼云刑罰之期限。宜短不宜久。惟於此短期內。加意防範。而罰當其罪。不宜使之絕望。而宜使之自新。又議論罪犯處置法。宜分居不宜往來。緣各犯聚集一處。不加禁止。則視獄室爲自由鄉。一無羞怍。恐此後既釋復犯。不以爲奇也云云。至論當日之女犯。則對於氏之改獄事。靡不感恩而愧奮。或信致氏家以揄揚之。或筆述氏事以傳頌之。吾人亦無事贅述。要之公而忘私。國而忘家。氏於各種義務。自生迄歿。一一盡力而爲之。不留餘地。實可謂古今女慈善家之首屈一指也歟。